

留学澳洲第一天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[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\\_ti2020/210/2021\\_2022\\_\\_E7\\_95\\_99\\_E5\\_AD\\_A6\\_E6\\_BE\\_B3\\_E6\\_c107\\_210378.htm](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10/2021_2022__E7_95_99_E5_AD_A6_E6_BE_B3_E6_c107_210378.htm)

飞机即将降落在悉尼。是上午，天蓝得耀眼。往下望，一块块红色屋顶，一丛丛绿树草坪，被一条条银色的道路分隔成美丽的图案。好一片陌生的土地！  
nbsp；nbsp；nbsp；走出海关，除了手推车上的一大一小两个沉甸甸的标准航空行李，我的手里又多了一大包在厕所里一件一件从身上卸下的行头：羽绒服，羊毛衫，秋裤，毡袜……在机场外述说着繁荣的巨大停车场里，人们正在眩目的骄阳下上演着我早已熟悉的接来送往。但此时，我心中留学澳洲梦想成真的激动却开始被对现实的茫茫然所取代。  
nbsp；nbsp；nbsp；我在澳洲当厨子的网友说过，到悉尼后他会到机场接我。离开北京前，我给他发了一封EMAIL，告知到达的时间。他是个香港人，我一直在想象他会是什么样子，该不会真是脑袋大、脖子粗的样子吧。  
nbsp；nbsp；nbsp；没准他在其它的接机口？我拖大箱，拎小箱（那时还不知道可以随便使用满机场都是的手推行李车）在机场大厅走了几个来回。除了几个没有教养的当地少年在远处恶行恶状地撕打，没有一个脑袋大、脖子粗的亚洲人。我开始发慌，好像被抛到一个金发碧眼的荒漠中。我定了定神，从箱子里掏出通讯本。这是我到澳洲的生命线，上面有学校和在澳洲所有网友及各种“关系”的地址电话，然后换了澳元。我告诉一位职员我要打电话。她看出我是第一次到澳洲，把三毛钱硬币放在我手中，“这是一个电话。”又给我三毛钱，“这是另一个电话。”再给我三毛钱，“这



是他开了几天会给争来的，生孩子都没有这么难，认真的样子就像他真的生过一样。“你不要给我丢face。你的英语Very不行……”他拿出我给他写的自我推荐信挥了挥，这信没有一句是通的。那封信是我请母亲的一位老朋友翻译的，他曾在省外办做了几十年的翻译工作。我没说出来，我不想给他机会再去贬低我国的翻译工作者。谁知他还没完没了，你们大学的英语教授根本不懂英语。今年你们大学英语系的王刚教授来访问，连一句英语都听不懂也不会讲。我听着，心里憋满了气，他说的王钢教授是我校特聘的身残志坚的聋哑人士，他在学校只是协助批改我们的英文写作。我知道今后我和Mr.冯不会处好的。nbsp；nbsp；nbsp；我住在他们的一个小房间里，什么家具都没有。对了，门还是有一个的。我从箱子里拿出被单，胡乱裹在身上，躺在地上。别人说要想学好英语得多听，我打开带来的小半导体，在陌生的澳洲口音的英语伴随下睡去了。nbsp；nbsp；出国留学移民教育考试出国,留学,移民,澳洲,澳大利亚,加拿大,英国,美国,法国,日本,新西兰飞机即将降落在悉尼。是上午，天蓝得耀眼。往下望，一块块红色屋顶，一丛丛绿树草坪，被一条条银色的道路分隔成美丽的图案。好一片陌生的土地！nbsp；nbsp；nbsp；走出海关，除了手推车上的一大一小两个沉甸甸的标准航空行李，我的手里又多了一大包在厕所里一件一件从身上卸下的行头：羽绒服，羊毛衫，秋裤，毡袜……在机场外述说着繁荣的巨大停车场里，人们正在眩目的骄阳下上演着我早已熟悉的接来送往。但此时，我心中留学澳洲梦想成真的激动却开始被对现实的茫茫然所取代。nbsp；nbsp；nbsp；我在澳洲当厨子的网友说过，到悉尼后他会到机场接我。离开北京

前，我给他发了一封EMAIL，告知到达的时间。他是个香港人，我一直在想象他会是什么样子，该不会真是脑袋大、脖子粗的样子吧。nbsp；nbsp；nbsp；没准他在其它的接机口？我拖大箱，拎小箱（那时还不知道可以随便使用满机场都是的手推行李车）在机场大厅走了几个来回。除了几个没有教养的当地少年在远处恶行恶状地撕打，没有一个脑袋大、脖子粗的亚洲人。我开始发慌，好像被抛到一个金发碧眼的荒漠中。我定了定神，从箱子里掏出通讯本。这是我到澳洲的生命线，上面有学校和在澳洲所有网友及各种“关系”的地址电话，然后换了澳元。我告诉一位职员我要打电话。她看出我是第一次到澳洲，把三毛钱硬币放在我手中，“这是一个电话。”又给我三毛钱，“这是另一个电话。”再给我三毛钱，“这又是一个电话。”不知道究竟是她白痴，还是她把我当作了白痴！nbsp；nbsp；nbsp；直接杀到学校去！我作出第二个果断的决定。我拖着大小行李走到问询台，问服务小姐悉尼大学怎么去。她告诉我坐出租车到CITY，然后再坐13路公共汽车。她又拿了一张纸，详细地写起了路线。写完后，她看着给我写的路线，问我：你去哪里来着？nbsp；nbsp；nbsp；司机很健谈，一听说我是从中国刚刚来到澳大利亚留学的，便安慰我说：“不用担心！我会把你送到离学校最近的房地产公司，那里总是有很多待租的房子。”身在异乡为异客，我急忙向他表示感谢。但他却说：“我要感谢你们才对。我那个失业三年多连女朋友都找不到的儿子前年去了中国，没想到他在那儿又上电视、又上报纸成了什么语言专家，还娶了一个漂亮的大学生。要是他还在这儿……中国人了不起，真会改造人！我如果年轻20岁，也会去你们

中国，那里一定是天堂。对了，你怎么来这呢？”我急忙摇下车窗，对外大声骂了一句中文脏话，才使差一点被气得发疯的自己又恢复到淑女状。nbsp；nbsp；nbsp；一辆破旧的汽车喘着粗气开进校园，情急之中我一扬手，车子停下来。一位年轻女子摇下车窗问，干什么挡道？我说，我是语言学院中文系的学生，不知道中文系在哪里，你能把我带过去吗？她说，当然，两块钱。她告诉我她正好是语言学院的南斯拉夫语学生，是南斯拉夫人，5年前乘小船飘洋过海当难民来的，还问我是不是也是难民和她一样是来吃澳大利亚的福利的，要不为什么来澳洲学中文。说话间，到达了目的地。nbsp；nbsp；nbsp；导师冯先生是个矮小的男人，戴眼镜，干瘦的脸上没有笑容。见到我没有客套，直截了当地告诉我。我的名额是他开了几天会给争来的，生孩子都没有这么难，认真的样子就像他真的生过一样。“你不要给我丢face。你的英语Very不行……”他拿出我给他写的自我推荐信挥了挥，这信没有一句是通的。那封信是我请母亲的一位老朋友翻译的，他曾在省外办做了几十年的翻译工作。我没说出来，我不想给他机会再去贬低我国的翻译工作者。谁知他还没完没了，你们大学的英语教授根本不懂英语。今年你们大学英语系的王刚教授来访问，连一句英语都听不懂也不会讲。我听着，心里憋满了气，他说的王钢教授是我校特聘的身残志坚的聋哑人士，他在学校只是协助批改我们的英文写作。我知道今后我和Mr.冯不会处好的。nbsp；nbsp；nbsp；我住在他们的一个小房间里，什么家具都没有。对了，门还是有一个的。我从箱子里拿出被单，胡乱裹在身上，躺在地上。别人说要想学好英语得多听，我打开带来的小半导体，在陌

生的澳洲口音的英语伴随下睡去了。 nbsp ; nbsp ;